

职业院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短板与培养

史嘉楠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职业院校教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直接领域，是技术赋能教学的直接主体，数字胜任力的高低关系着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质量和效果，论文聚焦当下职业院校教师适应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能力短板，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系统变革角度提出培养路径，通过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生态创新，切实弥合教师数字胜任力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空隙，为职业院校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提供可行性解决路径和参考。

关键词：职业院校教师；数字胜任力；能力缺口；培养路径

一、数字化转型与教师数字胜任力命题的提出

中国丰富的科技场景、海量教育数据与全民学习需求，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1]。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已形成广泛共识，均致力于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系统的深度融合，以应对数字鸿沟并提升教育公平与质量。在此全球性与国家性双重浪潮的推动下，职业教育作为对接产业变革、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其数字化转型已不仅是技术应用的升级，更是系统性重塑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然而，转型落地依然首先源于教学第一线的从业者，也就是职业院校教师。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是决定数字化转型成败的重要人力资本。本研究力图回应上述现实需求，厘清数字胜任力的内涵体系及缺口表征与成因，探索形成多层联动、精准有效的培养路径体系，为职业教育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国家战略与时代必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层驱动

国家顶层设计与宏观战略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根本方向与强劲动力，在此框架下，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其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革新，更是服务制造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因此，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数字胜任力，已超越一般性的教师专业发展议题，成为一项关乎国家战略落地、教育现代化目标达成的关键性、紧迫性任务。它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能否有效应对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的挑战，能否真正实现“提质培优”与内涵式发展。

（二）揭示核心矛盾：数字胜任力缺口成为转型的关键瓶颈

虽然数字技术对重塑职业教育育人模式、解决产教脱节存在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有研究表明，拥有高阶数字胜任力的教师能够将虚拟仿真（VR/AR）、大数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等技术应用到产业情境创建、精准教学、构建“人智协同”的教学中，并进而连接课堂和职场、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与高阶能力培育等方面^[4]。然而，技术的应然潜力与教育实效却存在一定的悬殊，其根源在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并非技术，而是可以驾驭技术、将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教师^[5]。

当前职业院校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尚不能充分发挥上述技术的教育价值，其能力结构存在系统性缺口：一是许多教师的对技术的理解和运用仍停留在以工具代替或以形式创新为表征的浅层次，没有将VR/AR、AIGC等技术专业课程内容、项目式教学法结合并重构教学过程和评价方式的设计和实践能力；二是教师将产业数字化前沿动态融合为教学资源与实训项目的能力缺失，“教学场景”和“真实生产场景”仍不能相互融合。

（三）教师角色重构：从“教学实施者”到“数字育人协同者”

教师已不是传统意义的知识和技能授受者，而应是能够准确把握产业数字化趋势的能力者，能够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工艺和数据系统，转化为可教学、可实训的数字化资源和情境，这就要求教师由课堂内的“教学实施者”转向跨界的产业与教育的“数字转译者”；因此，职业院校教师的理想角色是成为“数字育人协同者”，如果教师数字胜任力无法支撑这个角色转型，那么数字技术的应用就只能停留于表象，无法触及到产教融合的核心。

心,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就会失去最本质的活力和价值,本研究对缺口诊断和培养路径的探索正是为了帮助教师完成这个重要的角色转变。

二、职业院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缺口的多维审视

(一) 理念与认知缺口:角色转型的内生动力阻滞

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提升首先遭遇理念与认知层面的深层制约。部分教师对转型的必要性、自身角色的演化以及数字胜任力的完整内涵存在认知偏差与内在冲突,导致其缺乏主动适应与积极构建的内生动力,构成了能力发展的首要缺口。

部分教师还没有意识到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数字胜任力是培养适应数字化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本师资力量,仍然固守着把数字技术作为辅助传统讲授的“增效工具”的认知,不能全面理解数字胜任力,以及对“胜任力”仅作为“工具操作力”的粗略认知导致了教师专业发展充分停留在基础层级应用,缺乏向高级整合、创新层级发展的自觉意识和持续投入动力^[8]。

这种角色模糊与身份认同危机,若缺乏有效的疏导与支持,极易转化为职业倦怠或对变革的消极应对,从根本上侵蚀教师主动寻求能力更新、拥抱数字变革的内生动力,使其在理念层面便与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产生了结构性脱节^[6]。

(二) 技能与实践缺口:技术应用与教学场景的深度脱节

一是大部分教师掌握了各类通用数字教学工具,但却仍停留在“代替”“增强”传统讲授的初级阶段,不能根据专业课程目标、内容特点和学生认知规律,组织实施基于技术赋能的教学方案。

二是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能够有效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高仿真、沉浸式实训环境,但大多数教师无法将这些技术用于模拟真实工作流程、复杂操作情境或高危作业场景,学生则因此错过在虚拟场景中反复训练、试错和技能内化的重要机会,实践教学仍然高度依赖于实体设备和场地,从而导致实践教学缺乏连接学生与产业场景的能力^[5]。

三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紧跟产业发展。然而,教师普遍缺乏深入企业一线了解其数字化转型最新动态的持续经历与有效渠道。这种“产”“教”在数字技术层面的信息差与时间差,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其数字技能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削弱了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升级的核心价值。

三、职业院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系统性培养路径构建

(一) 系统性顶层设计:构建分层分类的标准体系与发展规划

1. 宏观层面:制定国家与行业指导性标准框架

国家打破一般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局限,分层体现“基础应用—整合创新—引领示范”的能力梯度,分类则要结合不同专业大类和岗位群对数字技术的不同需求,确定不同层次教师在数字化教学设计、产业技术教学转化、数据驱动评价、数字伦理等方面的核心能力指标,为全国职业院校提供权威科学的参照标准,为相关资源建设、培训项目设计、评价改革提供指导。

2. 中观层面:制定校本化的实施标准与行动计划

各职业院校是落实标准,推动发展的责任主体,各院校应按照指引,结合自身办学定位、重点专业(群)建设规划和师资队伍状况,校本化细化、转化宏观标准,包括:第一,制定本校适用《的教师数字胜任力校本标准与发展图谱》,明确不同专业教研室、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达标要求、发展路径。第二,把教师数字胜任力发展全面纳入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并制定专项《教师数字胜任力提升行动计划》,明确目标任务、责任部门、资源配置、时间节点,做到顶层设计可持续。

3. 微观层面:指导教师制定个性化专业发展计划

顶层设计的核心在于发挥教师自身的主体作用,院校要结合校本标准,借助专业发展诊断工具,帮助每位教师制定个性化数字专业发展计划,依据教师自评、组织评估,明确自身的“层次”、“类别”、能力短板与发展需求,制定具体可测的发展目标与研修任务。

(二) 支撑性资源生态:打造政企校协同的赋能平台与资源库

1. 建立“标准引领、成果转化”的产教数字资源协同开发机制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要联合行业组织,明确企业参与资源开发。“企业出题、学校解题、师生答题”资源转化模式。聚焦产业数字化中的典型场景与技术难点,由企业提供真实项目与原始素材,由教师负责进行“教学化”转译与教学设计,共同开发项目化课程、虚拟仿真实训模块与活页数字教材,强化资源前沿性与实用性。

二是共建共享“教师企业数字实践站”。在企业一线设立固定的教师实践岗位,使其能定期深入生产、研发与管理现场,亲身体会并理解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动态与核心流程,从而将实践经验直接转化为鲜活的教学

资源与案例。

2. 构建“区域统筹、智能服务”的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共享与赋能平台

一是通过区域统筹，打造省级或市域一体化“职业教育数字资源与教师发展平台”，平台应是资源存储库，更应是资源智能推送、在线协同教研、能力诊断测评、成果认证展示等的综合赋能平台，应建立资源准入、审核、更新、知识产权保护机制^[8]。

二是推动形成“院校特色供给、区域择优共享”的资源动态积累生态，引导各职业院校把具有校本特色的优质数字化课程、实训项目及教学创新案例上传平台，通过使用率、好评度等数据建立资源评价、优选机制，平台通过智能算法根据教师的专业特点、发展阶段和教学需求，实现资源匹配与推送。

三是构建基于平台数据的资源持续优化与教师发展反馈闭环，通过对平台使用数据的分析能动态捕捉产业发展和教学需求，进而引导资源迭代更新，更能为其数字胜任力发展提供过程性证据和改进建议，形成“资源支持实践、实践生产资源、数据驱动优化”的良性循环^[7]。

（三）核心赋能模式：推行“校企二元、项目驱动”的实践进阶

搭建“校内智慧工场+企业数字车间”双场景实践环境。在校内建设仿真企业环境的“智慧教学工场”或“虚拟仿真实训中心”供教师进行技术教学化转化的初试与迭代；与合作企业共建“教师企业实践站”或“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室”，安排教师定期进入企业真实生产或研发过程中顶岗实践、技术攻关，感知和理解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与动态，实现教学场景与工作场景的无缝衔接与能力转移。

（四）评价反馈：完善数据驱动的评价激励与持续改进循环

1. 构建基于动态数字画像的精准诊断与发展性评估体系

一是通过一体化智慧平台，全景式、伴随式采集教师数字胜任力发展的多源数据，为每个教师生成动态更新的“个人数字胜任力画像”，对其在知识、技能、应用创新等方面的优势、缺口进行定位，可视化呈现其能力发展轨迹趋势。

二是建立基于画像的智能化诊断与反馈机制。此举

将评估从“行政考核”转变为“专业服务”，帮助教师清晰认知自我，实现从“要我提升”到“我要提升”的动机转化，为精准化培养路径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2. “过程+结果”评价融合

一是创设“过程、实践和育人效果”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突破简单的工具使用，重点考察教师将数字技术与教学、产业的创新性。鼓励学生、同行、企业导师参与，多维度全面测量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综合表现与外在价值。

二是实行以“微认证”和“成果贡献”为主导的发展性激励，将数字胜任力定义为可验证、可积累的微能力，教师完成某一项目或实践成果即可获得能力徽章。更重要的是将教师开发的优质数字资源被广泛应用、教师创新的教学模式被推广。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携手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EB/OL]. (2024-02-01) [2025-05-1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402/t20240201_1113761.html.
- [2] 王浩, 刘慧, 宁晨, 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的耦合研究[J]. 教学与管理, 2025(3): 6-11.
- [3] 陈雪玲.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建筑工程类课程教学融合的创新研究[J]. 学周刊, 2025(13): 113-116.
- [4] 李浩君, 黄沁儒, 陈伟, 等. 人智协同迭代共生教学模式研究: AIGC的融入与实践效果分析[J]. 现代教育技术, 2025, 35(1): 81-88.
- [5] 景安磊, 朱元嘉. 数字技术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作用机理与创新路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38-44.
- [6] 王超. 职业教育适应性背景下高职专业数字化改造: 意蕴、困境与突破[J].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2025, 34(2): 39-44.
- [7] 李元爱, 袁华. 广东高职信息化数字素养测评、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12): 48-52.
- [8] 丁旭, 张思漫, 刁均峰. 我国职业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现状分析与培养路径[J]. 当代职业教育, 2024(4): 87-94.